# 【良家妇女也疯狂】【完】

２００３年的夏天，我到北京去游玩，碰到一位熟人（也不是十分熟）到她那里去了一次。

她的老公在国外，她和儿子一起生活，开了一个小店，生活还是可以的。我住的小旅社离她不远。因为她在北京的时间稍微长一些，因此她抛下生意不做，自愿当我的向导，我们一起去天安门游玩。我们不是一直去天安门的，而是坐一段公交车，走一段路，边走边玩。在路上，我们因为不是太陌生，但也不是无话不谈的对象。所以走路、谈话都是中规中矩，不敢越雷池半步。随着谈话的增多，内容也不断地深入，不象刚接触时那样拘谨了。后来她说她不是一个随便的人，这一生中除老公外，没有第二个男人。在做生意期间，也有过其他男人对她有那么点意思，但都被她巧妙地周旋过去，或直截了当地堵了回去。

游玩累了，在天安门休息时，我给她削了一个苹果，说了一些笑话。在这时，我给她讲了一段黄段子，两人相视笑了笑，她也没有说什么。下午回去时，到了我住的小旅社附近，我们就要分手了。我很随意的说了句，今天累的够呛，到旅社休息一下再回去吧。她没有反对，说行，去旅社歇会儿。我一听她答应跟我去旅社，心想这回有门。

到了旅社，一进房间的门，我就把房间的门关上了（我包的房间）我说你躺床上休息一会吧。他没有躺，而是斜靠在被子上。这时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，猛地压到她的身上。她也没有反抗，而是轻声说了句：「你也不是好人！」然后又说，你说黄段时我就知道你啥意思。随后我们和衣躺在床上边聊，边互相抚摩。然后自然而然地脱衣服钻到了一个被窝里。

由于生意场上的几起几落，加上她已至中年，使得她原本保养的不错的身材，变得肌肤不太光滑，乳房也开始下垂。在床上我发现她睡时眼睛不能完全闭合，我说你睁眼睡觉啊，她说我睡觉根本就合不上眼。

虽说已经钻到一个被窝里了，我也不是在性方面表现急噪的人，我要把猎物细细的品味。我们开始互相的亲吻、抚摩。我们接吻后，我开始吻她的脸颊、眼睛、耳朵。吻他的耳朵时，她轻哼了一下，身子也轻微的动了一下。我又接着吻他的颈部，有吻奶头。她的奶头很大，乳晕颜色不算太深。我将乳头一口含在口中，一边吸允，一边用牙轻轻地咬，这时她表现的比较骚动了，哼声不断，身体扭动，并用力按住我的头。在吻的时候，我的手是一直没有闲着，在她的下面一直在摸。扣，这时她的下面已是湿漉漉的了。但我还是不急于进入正题。我又吻她的肚子、小腹、阴毛。最后开始吻她的密穴。

她的阴毛不是太多，大阴唇盖不住小阴唇，整个阴部好象裂开一条缝。这也可能是俗话说的：「睡觉合不住眼的人，ＢＢ也合不严吧，真有幸让我碰上了。

当我刚用手指插进小ＢＢ时，她就兴奋的小声嘶叫起来，（因在旅社，同时也可能是没有乱交过，不敢太放肆。）水也越发流出的多了。他的阴道很短，感觉到手指即能触到她的花心（子宫颈口）。当手指触到花心时，她更加兴奋，声音也不是那么压抑了，身体不停的骚动，不一会她就井喷了。她兴奋地说：真是舒服死了，很长时间都没有这样了。为了多玩一会，我就暂时停止进攻，又开始进行抚摩和吸吮。不一会，她又显得亢奋起来，我就又用手指和她玩了起来。这时的她更加放开了，声音、动作都大了起来，并对我表示出关切：你怎么还不进来？

其实我早就想插她了，但我也知道自己一旦插进去，时间不长就会射出来，也就没有精力再玩了，所以故意装的深沉一些，就是不把鸡巴插进去。不一会，她就又一泻如注了。

我让她休息一会，她开始为我服务了。虽说她没有跟其他男人偷食过禁果，但她的口技却相当的好。我问她跟谁学的，怎么这么好啊！她说她跟老公经常这样搞。鸡巴含在她口中，她一会吮，一会用舌尖刺激龟头、冠状沟，弄的我非常的舒服，一心只想让她多含一会。玩了一会她累了，我就趁势翻身将她压住，抬起她的双腿，用坚硬如棒的鸡巴，对准她的小ＢＢ，猛地插了进去，绝对是闪电式的，没有一点前奏。插的她「啊」的一声叫了出来。嘴里不停地喊「爸爸，好爸爸，妞妞舒服死了，（这个女人与其他女人不同，尻ＢＢ时叫爸爸，自称妞妞，而不象其他女人喜欢叫哥哥、妹妹。）使劲，再使劲，啊……啊……，你尻死我吧，舒服死了……。这时我也感觉到快要撑不住了。我问她：万一你怀孕了怎么办？她说：我再给你生一个小燕子（她的乳名叫「燕」）。听了这话，我就不管不顾了，痛快淋漓地大泻了一番，然后就瘫软在一旁，很快入睡了。

我睡醒时发现，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了。可能是做贼心虚，怕她儿子发现吧。第二天中午我到她哪儿去吃饭（因为她当着儿子的面说中午要请我的客），有了昨天的经历，今天不请我，我也会来的。吃饭中间，她说每天凌晨３点钟就要起床，为早上的生意做准备，现在最缺的就是瞌睡。问我早上能否帮忙，（她是护犊心切，每天都是她一个人凌晨３点起床，为的是让儿子多睡一会。）我说行。因有儿子在，下午相安无事。晚上她又到旅社看望我，但由于她担心儿子知道，我们匆匆了事她就返回去了。

凌晨３点种，我如约来到她的小店。我到时她已起床，开始做准备工作了。

活计就是理货，将零散的、散落的分门别类、归位。在干活中间，我也不老实，只要腾出手，就要趁机扣摸一把。她不躲闪，也不主动。只是斜眼瞪我一下，或者微微一笑。我们说话也不多，只是偶尔问一下货怎么放。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，很快就把活干完了。趁她儿子还没有醒，我们抓紧时间开始干我们的私话了。因为在店里，还有她儿子，所以我们不敢展开大战。我拉开裤门拉锁，掏出家伙，她蹲在地下，开始口交。我们都是轻车熟路，时间又紧，所以不一会我就交代了，全部射在她的口中。因不敢把衣服弄脏了，她也只有这一个办法才能把射出的精液处理好。/完事后，我坐下稍微休息了一下就把她揽入我的怀中，让她坐在我腿上，开始吻她的乳头，手也插入她的裤内进行扣摸。一会她也开始娇喘吁吁，身体也开始扭动，用阴部摩擦我的大腿。但由于在店中，因此她比我还要紧张，不敢有大的声响，更不敢让我插到里面。

一连一个星期，每天都是这样，她也没有到我住的旅社来。我走的前一天晚上，她早早地就到我住的旅社来了。春宵一刻值千金哪。事事都主动，变换着不同的姿势和方式，我们尽情地玩，尽情的享受尽情的叫喊。一直玩到夜里１０点多，她才依依不舍地回去。（说真的，我从来就没有玩的这么尽兴，时间又能维持这么长过！）自从哪次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去过北京。我们只是在我回到家以后，打过几次电话，以后再也没有联系过。

【完】

5231字节